

核心提示

滕肖澜著有长篇小说五部,作品集十余部,其中短篇小说《美丽的日子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入选2014年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暨文化名家。此次,她也担任了电视剧《心居》的编剧,3月底的一天,滕肖澜直言对上海的深厚感情是她创作该剧的动力,“写的时候我更多想的是真实,要真实地贴切当下”。



想尽可能真实地反映
百姓过日子的全景生活

问:小说《心居》的创作缘起是什么?
滕肖澜:在写《心居》之前,我刚刚写完长篇小说《城中之城》,那部小说以浦东陆家嘴金融题材为背景,跟我之前的小说相比,《城中之城》的情节、架构都比较丰富,比较“重口味”。写完那篇小说以后,我想调整一下节奏,就想写一个比较偏家事的题材,方向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当下上海人过日子的全景生活。后来我想,只有房子是这样一个切入点,比如生活中有人想要买房,有人想要卖房,有人想置换,不管身在一个怎样的境遇,每个家庭或多或少、或远或近都跟房子有关系。所以我就通过这个切入点,带出人物故事。《心居》我主要不是写房子,房子只是一个进入的媒介。我写的是人,每个人都在寻心而居,是这样一个人物。

首次做编剧,小说写得比较随性
剧本写得比较理性谨慎

问:此次担任电视剧《心居》的编剧,是个挺难得的机缘吗?
滕肖澜:《心居》是我写的第一部剧本。当时这个小说的版权给了腾讯影业,他们的制片方跟我说,你有没有兴趣自己编剧一下?我还是挺愿意在写作上做新的尝试,剧本是一种新的文本形式,我就说说试试。
问: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,你有哪些比较深的感受?
滕肖澜:小说和剧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,写小说我可以通过主观叙述娓娓道来,把所有人物故事描述出来。剧本肯定不行,剧本是画面语言,很多在小说

滕肖澜: “我主要不是写房子,写的是人”

里一笔带过的要把它具象化,放到剧本里要说得非常详细。由小说改编剧本,是对小说进行的二次创作,自己改自己的作品,好处在于可能小说里没有说尽的话,我会在剧本里加以补充、微调。有个明显的体会,我小说写得比较随性,剧本写得比较理性谨慎。

问:请谈谈你写剧本的方法。
滕肖澜:写剧本不像写小说,写小说的整个过程是很自我的一件事,一个人写就好了。剧本当然也是我一个人写,但是每个阶段肯定要大家一起商量、讨论,比如我先写一个大纲,大家一起商量,写完分级大纲,大家再一起商量。一到五集、六到十集,一直这样分阶段讨论,而不是说全部写完,再拿本子给大家看。

问:这个过程中有遇到不同意见吧?写本子时遇到难处怎么办?

滕肖澜:当然会有不一样的意见,但是剧本创作过程总体还比较顺利。剧本开头前五集的改动比较多,前后差不多写了六七稿,到后面找到感觉,就慢慢顺畅了,改得也相对少了。这个团队总体来说真的很好,导演、制片和策划等主创团队都非常专业,而且积极、团结,效率也很高,我很感激他们。比如我的剧本交上去,很快就会有回复,而且针对里面要修改的点,也会给我一些建议。有一集冯晓琴买房子需要多一些事例,我一个人一时也想不出那么多,有一位策划老师就跟我说了他自己买房的真实经历,在退定金的环节遇到上家不肯退,最终好不容易把定金退了。事后我确实也用了一些桥段放在剧本里。

一直努力在找一个既反映现实
又生出戏剧矛盾的平衡点

问:你是怎样做到贴近生活的,通过讲故事的能力抑或其他方式?
滕肖澜:因为一开始我就想好,要写一个当下上海家庭生活的剧,想从方方面面展现老百姓过日子的情境,所以我在构思的时候确实也琢磨了一下怎么样配置人物,从我个人出发,我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带到当下上海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并不是为了矛盾而写矛盾,相反是想写一种人跟人的和解,比如冯晓琴跟顾清俞,她们看似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阶层、不同类型的角色,可能到最后两人的裂缝还是在那儿,未必能真的成为亲人,但是不管怎么样,两个人慢慢地都开始理解对方了。实际上,在现实生活中,人跟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,很多时候人们虽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、融为一体,但是人跟人的感情里面有一种共性,因为这个共性,最后大家能够彼此理解。我觉得这就是人跟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比较友好,同时又能够将心比心的距离感。

问:不少观众都说感觉这个剧与生活

几乎同步,这是你对生活特别的观照吗?

滕肖澜:可能因为我定位的就是一个现实题材的家庭作品,写的时候我脑子里的那个空间、时间,确实就是当下。写的时候我更多想的是真实,是要真实地贴切当下。这样一来,不管是人物配置也好,故事走向也好,矛盾的架构也好,所有东西都必须真实。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家庭里边,如果一假,观众就会知道了。难的是对分寸的把握,一方面我写的是现实家庭作品,另一方面它毕竟也是个文艺作品,不能完全照搬现实中的平淡场景,必须有冲突、有矛盾,如何找到一个既反映了现实,又能生发出戏剧矛盾的平衡点,这是当时我写剧本时一直努力在做的。

人生不易,更应该珍惜当下,珍惜眼前人

问:从烟火气中提炼文学气,你有什么秘诀吗?

滕肖澜:放在电视剧里边,就是牢牢地抓住真实。我比较注重台词,会假设里面每个人物都是真的,所有的台词就按照不同的人性格去想。我希望台词既是真实的又是有意思的,让人一听,先是觉得生动,同时又有意思,这个话就是生活中的人能说得出来的。包括剧情,我也希望观众看了会觉得,虽然有它戏剧性的一方面,但这种事情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我希望达到一种所有人都符合他的人物形象的分寸感,观众一看,说的话做的事就是贴切这个人物的。

问:你的人物设定有没有原型,比如顾家大哥的知青身份?

滕肖澜:我剧中人物都没有原型,只不过写着写着,对有些细节、台词会有情感共鸣。我自己是知青子女,虽然跟剧中的施源境遇不同,但会特别同情这个人,他身上的悲剧感太强了,写的时候也会叹息。施源的妈妈也是一个非常不讨喜的角色,但是即便这个人再怎么不讨喜,我依然会觉得她有值得怜惜的地方。我也能够理解观众在看剧的时候,可能会对顾家这一家人有些看法。其实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,这家人真的很不容易。发生了那么悲剧的事情,还能保持克制和善意,相当难得了。我是希望在这个剧里传达出一种比较有温度的感觉,人生不易,更应该珍惜当下,珍惜眼前人。即使身处逆境,依然对人生抱有希望。

写作给我一种幸福感

问:你是如何开启写作之路的?
滕肖澜:我以前在机场工作,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,就是自由投稿。那时候谁都不认识,就把稿子打印出来寄出去。机场工作对我写作有很大帮助,那时我上两天休两天,有完整时间可以写作。这对我来说很珍贵,因为写作真的不像别的劳作,写

作需要相对比较较大的时间连续劳动。2009年,我离开机场,加入上海作协成为一名职业作家。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幸运的人。

问:一直支持你写作的动力是什么?
滕肖澜:我喜欢写作,写作特别给我一种幸福感。这并不是说我写得一直都很顺,而是写作这个动作本身,就足够让我幸福了,我还挺满足于这个感觉的,只要让我写,我就很开心。

问:会给自己定位写作风格吗?

滕肖澜:没有。对我来说,每次找到一个我感兴趣的题材,然后用自己比较有把握的一种方式把它诠释出来,在此之前,我不会去想这部小说的风格一定要怎么样。如果那样的话,我觉得其实就自己给自己框了一个框,未见得是好的方式。我觉得每个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,我要做的就是积极调动自己所有的因素,写每篇小说都让自己处于彼时的最佳状态,就可以了。

问:你平时阅读、追剧有什么偏好吗?

滕肖澜:我看东西很杂,什么都看一些。我觉得读书不用归那么多类,一定要怎么样,看了觉得有意思就行。我看影视剧也挺杂的,英剧、美剧、国产剧、韩剧、日剧,我都看。

问:看自己写的剧是什么心情,有点激动?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?

滕肖澜:我没有看过成片,所以现在是每天追剧,看两集。听着音乐响起,看着屏幕上熙熙攘攘的上海早晨,看着原本写在纸上的文字,变成一个真实场景。滕华涛导演用他自己的镜头语言,把生活氛围抓得特别好,很多可能剧本里一笔带过的东西,导演用他的经验、艺术感受力拍得特别有质感,挺棒的。对我而言,把剧本写好,做好我的事,别的我不会去多想,就是顺其自然。我还是继续写作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 李喆/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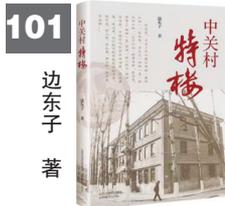


纪实

可是赵忠尧觉得五年的等待太长了,他决定自费赴美国留学。他东挪西借,加上申请到了一些补贴,终于在1927年实现了赴美国留学的愿望。
赵忠尧在美国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,师从著名的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密立根(R.A. Millikan)教授。当年他在东南大学时,学的就是密立根教授编写的英文版物理教科书。在作博士论文时,密立根教授给赵忠尧出了一个题目,有人告诉他,这个题目很不错,不仅好做,而且实验设备都是现成的,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拿到学位了。人们原以为赵忠尧会很高兴,可是他的想法不一样,他认为自己到美国来是要学习先进的科

学,不是为了混文凭。他担心做这个题目,虽然拿文凭比较容易,可是学不到什么东西。思前想后,他横下一条心,准备向密立根教授提出,要求更换论文题目。赵忠尧的朋友们听说后,都很吃惊。密立根教授给学生定的题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现在学生竟要求更换题目,那不是向教授的尊严和威望挑战吗?果然,当赵忠尧向密立根教授提出,给他换一个更难的题目时,密立根教授吃惊了。在他的教学生涯中,尽管也遇到过喜欢专拣“硬骨头”啃的学生,但是要求改论文题目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。不过,教授并没有生气,也许天下的老师都喜欢爱找难题做的学生。几天后,他真的给赵忠尧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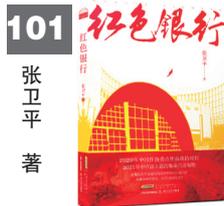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换了一个题目——“硬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”。密立根教授按照平常的说话习惯,绅士风度十足地对赵忠尧说:“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。”
赵忠尧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想,既然是教授让他“考虑”,那就是还可以商量。他担心这个题目的难度还是不够大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这天半夜的时候从南面来了一列火车,到了豆罗突然停了下来,车门打开,下来一群一群的伤兵,有的拄着拐杖,有的躺在担架上,有的挂着手臂……或许是错车的缘故,这辆火车停了好长时间,伤兵们有的吃饭,有的喝水,有的抽烟。
甄排长密切注视着前面,老班长碰碰他:排

长,看那边!

甄排长顺着老班长的手势,看到火车尾部下来一名军官模样的鬼子,那鬼子抽起烟,还在站台上来回走几步,不知什么原因,这名军官竟匆匆地向甄排长和老班长潜伏的地方走来。两人开始以为是小鬼子发现了他们,小鬼子走到半路停下来。
原来这小鬼子走下站台方便了。
就在这时站台上突然响起集合的哨子,伤兵们返回火车上,火车缓缓开动了。那个小鬼子竟然没有听见集合的哨子,看见火车启动急得大呼小叫。老班长说时迟拿时快飞起来扑在那个小鬼子的身上。小鬼子还要挣扎,老班长几拳头砸下去,那家伙没了声音。

甄排长和老班长拖着这个小鬼子到了远处。
火车已经远去,两人翻过这个鬼子,发现这是一名少尉军官。
老班长说:这家伙没用,干掉算啦!
老班长说完从路边搬过一块大石头。
甄排长从这名少尉身上搜出一本笔记本,上面划着莫名其妙的地图。
甄排长伸出手说:等等,这家伙说不定有用呢。把他绑起来,拉回去。
老班长把鬼子少尉捆个结结实实,从附近村里找了头小毛驴把这家伙拉回了八路军营地。
几个月后,当八路军收复晋西北七县,甄排长给董一飞他们讲起这件事时还是绘声绘色。

小说